



Bertrand Russell

影響等，以及比較各派的得失，而決定牠真正的價值而已，至於他們自己的創見可以說是很少的。這不消說與德國的教育學者那樣多而且各有一種獨特的創見之狀態比不上，就是與有同樣的民族性之美國居然出了一位學識豐富且有嶄新的創見而影響及於全世界之杜威亦相形見拙了。不過現在有一位以「數理哲學」見稱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正在努力建設一種教育哲學，以與杜威抗爭而已。在這一點上英國教育理論家的缺乏，與前節所說法國教育理論家的缺乏之情形又是不同。因為法國的學者，如前面所說，大都將教育學說視為哲學或社會學中之一部，所以他們的教育學說都是附麗於哲學或社會學的部門中，好像沒有所謂「教育學」的樣子；英國的學者亦如前面所說，大都不喜高談教育學理，寧可解決教育實際問題，所以除了極少數人偶然對於教育問題發表些零星瑣碎的原理外，簡直可以說沒有一部有組織的教育著作。上文各章裏所以絕少敘述法國的教育學說，實因爲法國的教育學說是哲學呢抑或是社會學呢？並且將牠放在那一派裏或那一課題下去敘述呢？都難以決定；至於英國之教育學說，因爲牠本身之內容與資料很少，簡直沒有什麼事實可以紀述。關於這點，順便在此聲明一下。

#### 第四節 北美合衆國的教育現狀

北美合衆國的教育制度若與本章第一、第二兩節所述的德、法兩國的相比較，完全不同。因爲全國的教育沒有像德、法兩國那樣的統一。同時，牠與英國的教育制度相比較，亦是稍異其趣。因爲英國中央政府尚有教育部的設置，而美國中央政府迄今還沒有教育部，而祇有所謂「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牠對於全國教育祇有統計、調查之責，而無指揮、監督之權。所以美國強迫教育制度，各州不一律；就學年齡，各州亦長短不齊；因此，小學校的修業年限亦不一定。不過就一般論，小學校的修業年限以八個學年爲最多。

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從來分爲阿卡狄美（Academy）與中學校（High school）兩種。這兩種學校都收容欲昇入大學的小學校畢業生，修業年限定爲四年。經過這種課程，再進修大學教育。

學校改革案

美國八年制的小學校，原來是模倣德國小學校（Volksschule）而辦理的。關於小學校與中學校聯絡問題，在一六八八年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會議席上，愛略脫博士（Dr. Charles W. Eliot）大唱學制改革之必要。愛略脫指摘大學入學年齡過高的缺點，而提出如次的改革要點：一、縮短修業年限；二、增進教授能率；三、提高教職員的程度；四、改造課程；五、減少授業時間數。

自從愛略脫提出這個學制改革案以後，改革的呼聲一時勃起。一九〇五年，全國教育協會設立關於愛略脫的提高之影響

六學年課程委員會（Committee on Six-year Courses）採取小學校與中學校各三學年即所謂「三三制」的改革案。又設立中等教育改造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編成中等教育之根本原理（Cardi-

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報告，定小學校為六年，中學校分為兩級：前一級為初級中學校 (Junior high school)，修業年限定為三年（自十二歲起到十五歲止）；後一級為高級中學校 (Senior high school)，修業年限亦定為三年（自十六歲起至十八歲止）。前者的組織，第一、第二兩學年為其通科目，繼續小學校的教育；第三學年漸漸分化。後者的組織，從第一學年起，即行分科制，分為普通、商業、工業、農業、師範、家政等科。

這種初級中學校的最初設立是在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州的巴克雷 (Barclay) 市巴克雷市在一九一〇年一月設立下級中學校 (Lower High School) 以後，這種初級中學校風靡全國，大有「雨後春筍」之勢。

這種初級中學校的優點在於：(一) 兒童修業時間是經濟的，即從來的中學校四個學年的課程可設立者  
初級中學  
最初之優點

以在三學年修了。改良從來的學年進級法，而採用學科進級法 (Promotion by subjects)。並且適應學生的能力，組織種種團體。(二) 減少半途退學者。(三) 注意個性；即對於初入學者，注意他的個性，適應學習的速度，分學生為數組，施行學科進級。(四) 發見學生的性之所近。(五) 得施行適於學生的性質之職業教育。此外，還注意學生性質的變化，謀相適應，以作為改良教授訓育的基礎。

美國的大學教育論名稱有兩種：一是所謂“University”，一是所謂“College”，論內容，全國亦不統一。大概說起來，前者是統合各學科的集體，後者是單科的組織；即前者好像我國合三學院以上稱為大學

「大學」，後者好像我國所謂「學院」一般。『College』的修業年限，普通定為四年，收容高級中學校畢業生，對於四年修了者授以「學士」（Bachelor）稱號。『University』，有州立與私立兩種。就中有名的，在州立方面，有密歇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加利福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威斯康星（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在私立方面，有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等。

大學之組織

上述的這些州立或私立大學，有收容“College”畢業生的，亦有不是這樣辦理的，其組織有種種差異。論內容，分為文學部、法學部、神學部、社會學部、理學部、商學部、農學部、獸醫學部、機械學部、鑄學部、土木學部、化學部、醫學部、藥學部、音樂部等數部或十數部不等；其中都有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場等設備。這種大學有兩級學位：即「碩士」（Master of Arts = A. M.）及「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 Ph.D.）。

在美國教育上特別可以注意的是男女同學（Co-education）制，即自小學校一直到大學止，決沒有專為女子而設學校的，尤其西部是這樣。

師範教育

師範教育，除了上述新式的高級中學校師範科外，還有從來已經設立的師範學校。無論那一種都是養成小學校與初級中學校教師的機關。至於高級中學校的教師及其他一切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大概再經過大學師範院或教育學院的訓練。在美國，小學校教師屬於女性居多，幾佔全體教師三分之二。教師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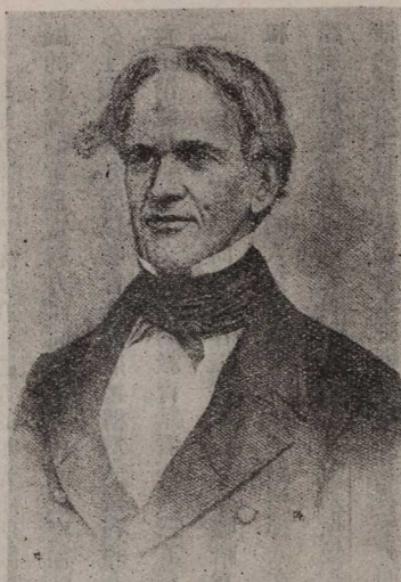
遇較其他職業並不很高所以教師的補充很覺困難。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定為二年或三年，收容中學校畢業生。志願入學的大部分是女生。至於未曾受過師範教育而欲充任教師的，在各州施行教師檢定試驗合格者得有充任教師的資格。

美國教育  
之特質

這是北美合衆國教育現狀的概略。美國教育的特質，我曾經在本書前編第十章第六節稱牠為「實利的人文的教育」；同時，我在本篇第三章第四節——作業的教育之思想（二）——裏討論「美國的社會情形」這個課題的時候，亦曾將為什麼將美國的教育稱為「實利的人文的教育」的理由說明過。因為美國的教育是一種實利的人文的教育，所以美國的教育與歐洲各國的一比較，便可發見兩者差異的地方。據一九二八年夏德國普魯士中央教育調查所所派遣的渡美視察團的報告，以為歐、美教育的對立，一是選拔主義，一是指導主義，具體的說，在德國方面，教育的任務在於造成有教養的人物；在學校系統中，擔負這樣的社會的任務的是中等學校。所以有些中學校門口揭有「縱樂的學校就是犯罪的場所」的標語。這意思就是說中等學校的目的在於養成國家社會的領導者階級；假使不適合於這種目的的，概行逐出校外。所謂「有教養的人」，就是意味着人文主義者。希臘語所謂「美即善」，本來就是支配階級的理想；這經過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第十七八世紀的自然法則、法蘭西革命乃至第十九世紀的新人文主義，而為歐洲的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的目標所採用。但是美國教育的任務，在於養成實際的人材；在學校系統中，當這樣的社會的任務的，亦是中等學校。美國的人類理想，似乎與歐洲中世紀所實現的教育相

接近。具體的說，這就是先使學生去見習修業，然後進入於各種職業。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民本主義的美國與中世紀相比較，又是不同。因為美國的教育是近代的、生物的、以為職業決非世襲的，乃是由個性——我們生來所固有的能力之總和——所決定的。所以學校的任務在於使各個人認知職業的性質，並且給與以使他去實現的手段。因此，美國的中學校大部分不收學費，而給與人們以教育均等的機會。結果呢，美國的學校設置多種多樣的進路，好像有多種多樣的人生一般；並且在學校內部有給與學生以變換進路的可能。一句話，在德國等到完了普通陶冶或一般陶冶以後才去施教的科目，在美國將牠放在普通學校內施行的。

這是在歐洲人，尤其在德國人的眼光中所觀察到的美國教育的特質；由我們的眼光看來，亦覺得美國的教育偏重於實利方面。同時，因為美國教育在歷史上究竟與歐洲有淵源的關係，其中總含有多少人文主義的成分，所以我曾經又將牠稱為「實利的人文的教育」。現在再稍稍的申說幾句。美國過去的教育不消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請看一六三五年二月波士頓（Boston）市初設立的所謂拉丁學校（Latin school），不問其內容以拉丁語與希臘語為主要科目，亦能夠「顧名思義」，知道所謂「拉丁學校」就是歐洲式的人文主義的學校。不過這種人文主義的學校，究竟不適合於美利堅立國的精神與實際社會的需要；所以最先有教育實際家荷列斯曼（Horace Mann, 1796-1899）唱導一種適應美國國情的民本主義的教育，後來再經詹姆斯在哲學方面創立一種所謂「實用主義哲學」，最後更經杜威在



Horace Mann

教育哲學方面奠定所謂「教育即生活」的學說之基礎（關於這幾點，請再參考本書前編第十章第六節及本編第三章第四節。）而形成今日美國教育之獨特的性質。

又次就美國現有的學校組織而論，「初級中學校」的產生而成爲美國式的中學校，大部分原因亦由於實利的兼人文的主義。初級中學校產生的主要動機在於從來的小學校第七、第八兩學年太不適合於實際社會的需要。因此，在這兩學年的學生退學很多；同時，從小學校第八學年畢業進級於從來的四學年中學校的第一學年，變化太驟，亦不適合於心理的要求，所以索性將小學校第七、第八兩年與中學校第一學年分割出來，而另組織爲一種中學校，稱爲「初級中學校」。這種初級中學校的組織，如上文所說，在第一、第二兩學年內施行普通或一般教育，以繼續小學校教育；在第三學年內漸漸分化，開職業教育的端緒，這就是要貫徹所謂「實利的人文的教育」之精神。

除上述理由外，初級中學校的產生還有一種根據之存在。這個根據在表面上，似乎亦是心理學上的問題；然而在骨子裏，實歸因於美國社會的背景。具體的說，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勞資間常發生衝

突但是美國的許多學者不願將社會現狀立刻打破，祇要在勞資間任妥協調停之責，以緩和其鬥爭而已。換句話說，他們不願使美國的社會有一種根本的變化，而祇要有一種逐漸的改良。所以他們在任何學術上——教育亦在其列——始終採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而不願採用何種辯證論上所謂「突變」。在美國的教育學術界，本來有霍爾一派解釋人性的發展是突變的，世稱為「跳躍發展說」；但是後來又有桑戴克一派，解釋人性是漸變的，世稱為「逐漸發展說」。固然後一派經過許多次的實驗或測定，斷定人性的發展確是漸進的；然而據有些心理學者，例如蘇俄科尼洛夫的實驗的結果，人性有時有突變的可能。退一步說，假使就如桑戴克所說，人類的本性生來是漸變的，然而如果我們將一個人放在某種環境之下，用一種特殊的刺激促他突變，那麼，這個人未始不會表現突變的。但是桑戴克一派為什麼要堅持他自己的學說而絕對排斥霍爾的學說呢？這未嘗不是他故意要遷就美國的現存制度，而與別種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等採取同一的步調，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中心以奠定美國社會科學的根本假定。就是杜威的學說雖則多少是辯證的；然而他一講到人性問題，亦還是遵奉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為美國的教育理論如此，所以牠的實際教育問題當然會與學理互相一致。所以初級中學校的產生，就是要補足從來的小學校第八學年終了與中學校第一學年開始的空隙，以防止青年心理的突變而已。（但是青年心理的突變，比漸進究竟好壞，是一個問題，值得研究的。關於這問題，在拙作教育哲學第六章第一節、學藝百歲紀念增刊拙作論、嬗變與突變二文及本篇第二章第四節，可資參照，恕不再贅。）

又次，就美國教育目的論而考察，據杜威的見解，以爲教育的目的，除了現實的社會，簡直沒有目的可言。如果問他爲什麼是這樣，他一定說這是自明的道理，而不待證明。因爲現實的社會隨時隨地而異，所以這中間並沒有共通的抽象的規範可求，而各個現實的社會，却都自有其價值之存在。這就如詹姆斯所說，真理是多元的，各人各自依從他自己的立場而異其見地，並不一定要設立什麼軌範。吉特的教育著作裏幾乎沒有教育目的論；他在所謂「祇有適合於美國現實的社會之要求自身，就是教育之本分」這種理想之下，以統計的乃至實驗的研究爲旨。吉特與杜威的學風固然不同，即一主張「準備生活說」，一主張「教育即生活說」；論其研究方法，一主張「教育之科學的研究」，一主張建設「教育哲學」；然而兩者對於教育的目的，同以爲從生成的現在之客觀的社會而規定。因爲美國的教育目的論既是由現實而出發，所以學校課程要與社會各方面的要求相適應而使牠滿足。試看一九一七年中等教育改造委員會所選定的中等教育目標有如次的七項：（一）健康；（二）基本的工具（書寫算）；（三）家庭中一善良分子；（四）職業陶冶；（五）公民訓練；（六）閒暇時間的善用；（七）道德的品性。這就可知美國教育涉及多方面，不像德國教育專以養成學者爲唯一的理念。

美國的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既有這七項目標，而且認爲是「金甌無缺的法則」（*The golden rules*），所以美國學校課程的編製沒有不以這目標爲根據。但在教育學上，美國本有兩派：一派自命爲教育哲學派，如杜威及其門徒克伯屈、明賽爾（F. G. Bonser）等是其代表；他一派自命爲教育科學派，

如吉特及其門徒鮑必脫等是其代表；同時，這兩派還有一點差異，就是前一派主張「教育即生活說」，後一派主張「準備生活說」。介乎這兩派之間，又好像有折衷存在似的，如白格來（W. C. Bagley）及其門徒拉格等是其代表。因此，美國學校課程的編製，亦分為兩派：一派以教育哲學做根據；他們以為人類的生活是整個不可分的，是聯貫一致的，所以學校課程不應該過於分門別類，各不相謀。換句話說，學校裏應該將各科目打成一片，互相聯絡。所謂學校課程，應該力謀具體化，成為心理學的排列，而不可陷於抽象化的、論理的排列。例如杜威主張將道德觀念與要素都包含在各科目中，無需另立道德科目，使整個的教育意義變為破裂支離的狀態。又如克伯屈、明賽爾等的設計課程編製法，就是根據杜威的教育哲學的一種主張。他一派以科學的方法做根據；他們以為人類生活的動作、能力、態度、需要與興趣等是多種多樣而可以分析的。所以在編製學校課程的時候，應該首先將人類生活的動作、能力、態度、需要與興趣等分析為若干類，再將這若干類更分析為若干單位，然後再將這若干單位歸類排列，彙成一表，而編為學校課程內容的細目。這種編製方法，他們稱為「科學方法的課程編製法」。以上兩派，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近來美國教育界有人以為這兩派的課程編製法各有各的特長，並且有折衷的可能，於是在一九二九年特別組織一個全國教育學會課程編製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Education on Technique of Curriculum Making），由上面所舉的那兩派及其折衷派學者白格來、鮑必脫、明賽爾、嘉特斯（W. W. Charters）、康茲（G. S. Counts）、克提斯（Courtis）、霍培（Frneart）

Horn)、吉特克來 (F. J. Kelly)、克伯屈、拉格、華克司 (G. A. Works) 等組織之，以拉格爲主席，共同議決一個一般的課程編製原則。他們共同的聲明：『本委員會所議決的一般的課程編製原則，是供給實際從事課程編製者——教育局長、視學員、教師及教育專家——的參考。這些原則的用意，在使人們注意當今解決課程編製問題的普通趨勢。因此，每一委員並不堅持他自己的學說，而與其他委員共同去找尋主張上的同點，以爲決定今後課程逐漸修訂的實際步驟——有些步驟是過渡性質的——之根據。』白格來說：『據本委員會的判斷，他們所立定的原則，對於美國各時期的學校一律適用。詳細的說，對於小學、中學及大學的課程編製，這些原則沒有不適用，祇要加以相當的變化就是了。負有編製大學課程之責者，須先應用他們所列的原則，然後才可以有一個真能夠前後聯貫的教育計劃。』最後，他們共同擬成美國各時期的學校課程的幾個原則如下：

(一) 對於兒童生活及成人社會的興趣，需要與活動，應該同樣地加以注意。

(二) 認定兒童到成人祇是一個連續的發展。在這連續的發展的當中，每一階段具有特殊的性質。編製課程者必須使各階段的教育互相調適，使個人得有最完滿的發展。

(三) 對於兒童的活動與興趣及成人活動、社會需要等，必須從社會的科學研究方法，加以精巧的分析。

(四) 學校課程，應該供給現今的生活經驗，使由分析全部社會生活而發見的及活動，都得逐漸

爲兒童所辨認、所學習，以作爲參加有效率的社會生活之準備。

(五)須使學生對於那些所選擇的教材，會產生「真正的學習」的興趣，經過「真正的學習」的過程，獲得「一種學習的效果」。

教材教法  
等問題

這是美國學校課程編製經過許多時間的研究與討論而得到的一種共同的一般的新趨勢。不僅課程如此，就是教材、教學法、訓育法等亦有同樣的新趨勢。現在爲篇幅所限，不克一一備述；現在所要補充敘述的，就是美國教育行政問題。現在將牠略述如下：

教育行政

美國的教育行政，各州各自爲政，向沒有統一的辦法。中央教育局——中央內務部教育司——不過任統計、調查之責，沒有監督、指揮之權。但是歐戰以後，美國的教育行政亦逐漸趨向中央集權的方式。一九一七年，司密斯·休斯（Smith-Hughes）法案通過，創立聯邦職業教育局，每年由中央支出一百七十九萬元，逐年增加到七百萬元，獎勵各州農業、工業、家事教育。這法案在美國教育行政上實爲破天荒之舉。一九二三年，國會有司密斯·道訥（Smith-Owner）及道訥·斯特林（Owner-Sterling）等的提案，建議將內務部教育司升爲教育部，增加牠的職權，並由中央每年支出一萬萬元補助各州教育。這案雖未通過，而大得全國教育界的讚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又有克提斯·里得（Courtis-Reed）的提案，僅祇建議創立教育部而未提及增加中央教育費，但亦未通過。又歐戰以後，教育行政有以州爲單元的趨勢。各州政府對於師資訓練、公民教育、學校經費、學校視察等，都漸有統籌全局的計劃。在這一點上，今後美國的教

育亦如德、法、英等國一樣，漸漸表現着國家的傾向，而發揮所謂「美利堅式」的教育之特色。請看近來美國教育界對於所謂「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運動益加鼓舞，同時對於中學校設置「軍事團體」（Military company），稱為「中學校士官候補生團」（High School cadet Company），加紧軍事訓練一事，就可以想過半了。

### 第五節 意大利的教育現狀

意大利雖則是歐洲一個最古的國家，在教育史上，那種發源於意大利的所謂「人文主義」教育，可以說支配着全歐的教育，迄今還未稍替；然而意大利本身的教育，在近世史上，實沒有多大的特色，比之歐洲其他各國遠不相及。所以我在此地對於意大利的過去教育故不多述；至於牠的過去沿革，擬俟本書前編增訂時再行追補。但是意大利自從墨索利尼（Mussolini）實行他所謂「法西斯主義」（Fascism）以後，意大利教育突然在教育史上露一頭角。所以我們欲敍述意大利的教育現狀，不得不從這時代的教育說起；同時，因為在墨索利尼內閣成立以後（即一九二三年）的時候，牠的教育部大臣是有名的哲學兼教育學者琴得列（Giovanni Gentile）。他在入閣的第二年，對於意大利教育制度，依據他自己的哲學，大試改革。這種改革可以說就是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之理論的證明，亦可以說是琴得列自己哲學之具體的表現；這好像克里克對於德國的國社黨的教育主張與政策一樣，所以我們欲敍述意

大利法西斯帝主義教育的狀態，又不得不先從琴得列的教育思想說起。



Giovanni Gentile

琴得列雖是在一九二三年法西斯帝內閣的教育部大臣任內將意大利教育制度經過一度改革，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並非發動於當時，而從前早已在著作上或演說上發表過的。尤其在一九一三年所刊行的哲學的教育學綱要 (Summary of Pedagogy as a Philosophical Science; Some-

mario di Pedagogia come Scienza filosofica) 一書裏，已經將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上的立場明瞭地告白過了。氏的哲學是現實的理想主義。他視心意為純粹活動，或視牠為最高之具體、一般與特殊之活的綜合、自由與必然之綜合、理性與自然之綜合等。他以為個性是一般之具體的現實，是絕對無限的人格之時間的實在，而將牠自身的本性實現於歷史的過程中。他又以為人類並非物質，亦非現實之反映，乃是創造的而且能動的之原理。照這幾句話推測，可知琴得列是唯心論者，他所竭力攻擊的是物質主義與實證主義。氏解釋心意為精神的原理，而自稱哲學是「精神之哲學」 (Philosophy of Spirit)。他以為人類不外乎是意識體或人格之精神的表現。這種精神的原理，並非與現實相隔離，乃是在具體的存在之人類。

上表現形相。但是這表現是依存於精神自體之本性上的創造的自由活動，或者依存於牠自身之固有的法則之自己實現。所謂教育是意味着絕對自律之心意的顯現，所以哲學與教育是同一之物。教育並不可當作一個物去分析心。教育不可不與哲學成爲一體的，而爲「自由的心之完全發達之學」（the science of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 as freedom）。這種見解，就是以爲教育與哲學一樣，以「心之自律」爲基礎，與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尤其與斐希特的唯心哲學相酷似。琴得列根據這種立場而主張改革意大利教育。他在一九一七年刊行戰後之教育問題（Post-War Educational Problems）一小冊子，捧呈於當時的教育部大臣；他又在脫利哀斯特（Triest）將歸於意大利的時候，爲該市的學校教師連續講演，後來將講演稿加以增訂，題名爲教育之改造（The Reform of Education），公布於世。（這書曾在一九二三年用英文出版）由此可知琴得列的教育思想在法西斯蒂成立以前就已產生。

但是法西斯蒂主義教育之根本的指導原理究竟是什麼呢？法西斯蒂的語義是「團結」，因此，牠的教育之最高原理在於統一；精細的說，在於國民的統一；更精細的說，將意大利北部所有的德意志系統的民族、南部所有的拉丁系統的民族以及意大利國民合成為全一的國民。法西斯蒂主義所竭力排斥的是社會全體主義，以爲社會並非爲個人而存在，乃是個人爲社會而存在的。法西斯蒂主義的目的在於欲確立依從一般國民所受容的主要的原理，並且建設反對自由國民之國民國家。所以依從法西斯蒂主義所

主張的教育改革，一句話，在於依從國民主義改造從來的自由主義教育之制度與內容，尤其改造教育的精神；牠的特徵在於共通的言語、宗教、文化、習慣、直覺與目的之建設。這就是一九二二年法西斯蒂內閣教育部大臣琴得列的教育改革的目標。這樣的主張究竟是否從琴得列的哲學而演繹的呢？這問題是值得我們討究的。

琴得列在他的著作教育之改造第一章，題爲教育與國民性，主張國民主義的教育。這是他的精神主義之出發點。他論國民性與知識之關係，以爲知識不外乎是國民的認識。他對於「學問無國境」的論調而主張捨掉國民的認識，其道無由。他先提出「什麼是國民」一個問題，以爲國民並非單祇依從共通的土地、言語、傳說或習慣而成立的，寧可說統一這些東西使牠成爲不可分的而成立於整國的國民所感得的精神之上。「國民並非是存在的物，乃是一個大精神的實在。」「真正的國民之本質，確如瑪志尼（Mazzini）所說，是保證自己肯定與自己實現之人民的共通意志。國民祇有欲成爲一體的時候，才是一個國民。」「所以凡稱爲國民，不可不在國家的形態之內去實現他自身的人格。在國家以外，沒有集合意志，亦沒有國民的共通人格。」這些論調，就是琴得列的國民觀。氏又以爲所謂知識，所謂學問，無不通過人格而表現的，而人格又離開國民而不能存在的，所以非國民的學問是沒有的。這樣，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如果有人區別他的人格與他的知識，那麼，他實不了解知識之性質；因爲具體的人格，就是國民；所以所謂學校，所謂學問，決不會持有非國民的知識。

琴得列的  
教育思想  
之價值

這種國民性的見解，就是琴得列從他的唯心論的哲學演繹而得到的一個結論。琴得列的「精神之哲學」，除了具體的存在以外，認不到精神，換句話說，祇有在具體的存在上，才認到精神；所以精神一定是國民的，牠的自律活動就是國民性之實現；祇有國民性之發揚，才是精神之實現。琴得列在他的著作教育之改造第二章題爲教育與人格，並且加以詳細的說明。第三章題爲教育之根本的二律反背，詳論教育思想的上自由與自由否定之關係，以爲祇有國民的，才算是自由。這是琴得列教育思想之大略。這種教育思想，在理論上究竟有多少妥當性與可靠性，姑置勿論；但是牠與法西斯蒂之國民主義或民族主義當然是相一致的。現在再敘述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教育改革的狀態。

意大利教  
育改革之  
狀態

一九二三年的琴得列的教育改革案是極廣汎的，凡關於教育行政組織、小學校、中等學校、大學及高等教育、各種教員養成的規程，都有所改正。他的根本原理是自由之精神。但是他所謂自由，並非抽象的、概念的，乃是在於使學生之人格由內部而具體地活躍。因此，這是必然地屬於國民的人格主義或國民的人道主義。就牠的手段而論，第一、先努力國民教育的振作，增加小學經費的國庫補助；一面厲行小學普及，一面以宗教科爲小學校的必修科（小學校豫科，每週一小時；本科，第一、第二兩學年每週一小時半，第三學年以上，每週二小時。）宗教由小學教師擔任，並非一定要授以某宗派的教義，但其內容屬於加特力教；又宗教科的教師，須經過教會的承認。琴得列在歐戰以前就主張宗教教育；他以爲意大利國民的精神生活，祇有通過加特力教才能發揚；這是他的具體的唯心論哲學上的一種主張。但是從法西斯蒂主義上看來，

許多人以爲小學校以宗教科爲必修科，不過作爲意大利國民之團結上的一種手段而已。依從加特力教所施行的宗教教授，究竟能否與意大利全體國民之具體的精神文化相符合？琴得列究竟有否自覺到關於宗教教授的西歐諸國之長時間歷史的困難，都屬疑問。

復次，琴得列在小學校改革上，注重藝術教育，即在小學校裏增加唱歌、圖畫、習字、讀法等科的時間數。琴得列之具體的唯心論哲學，本來重視國民的文化，所以牠如同法西斯蒂主義一樣，尊重關於國民的藝術教育，是當然的道理。依據同一的理由，在學校教育上重視國民的文學，使學生練習言語的發表。但是琴得列所以重視藝術教育之真正的動機，與其說是從這樣的教科之內容上的見地而出發，寧可說以藝術去訓練精神之活動與發表。氏以爲藝術是教育上的一個目標，在一切形式上可以促進而且修練生活之表現。但是如果這不是從學生的家庭而感受的或通過他自身之經驗而建設之具體的內容，而是以學生任意地抽象地作成的精神之世界爲內容，那是不行的。琴得列視藝術的教授爲創造之形式，是他向來在教育著作上的一種主張。關於這點，他的哲學與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一樣，在吸收浪漫派的思潮。不過他在初期的教育論上力說藝術教授之創造的方面，而反對習字、音樂、圖畫、作文等之標準化；但是法西斯蒂主義時代之國家主義的標準化究竟有否與琴得列的這種主張相矛盾呢？琴得列有如次的答辯：『祇有國民的藝術，才是真正的創造。』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在言語上一個答辯而已。因爲原來藝術的創造沒有國界可言；假使一方面說藝術的創造，他方面又說是國民的，這豈非自相矛盾嗎？實在講，藝術的創

造是非國民的，乃是人類的。琴得列教育理論將所謂「國民的」一個靜的原理與所謂「創造」一個動的原理任意地混爲一談，不可不說是通過他的全般思索之論理的混亂。

中等學校  
之改革

關於中等學校的教育內容，在大體上與小學校相同。但是在中等學校裏，沒有設置宗教科。在實業學校外，都是以拉丁語爲必修科目，但教授時間數，在五年制課程的文科中學校（Gymnasium），第一學年規定八小時；第二、第三兩學年規定七小時；第四、第五兩學年規定六小時。教授拉丁語，比教授意大利語的時間數更多。此外，在第四、第五兩學年，規定每週四小時以希臘語爲必修科目。這樣，果可稱爲國民主義之教育嗎？或者就可稱爲創造主義、精神主義之教育嗎？這些都是問題。文科中學校的上級學校，所謂“Lyzeum”的修業年限定爲三年；在這種學校裏，亦教授意大利文學、拉丁文學與希臘文學這三科目同樣地。在第一、第二學年規定每週四小時，第三學年規定每週三小時。哲學及政治、經濟等科目，在三個學年間，每週三小時。在第二、第三兩學年，規定每週二小時教授美術史。這些計劃，就是表示着琴得列的趣旨之所在。但是在中等學校改革案上最令人費解的，莫過於琴得列將文科中學校——大學預科的中等學校——的校數大行減少這件事。固然，一面充實文科中學校的教育內容，一面僅使少數高材生進入大學，無論從國家的經濟或實利主義的見地看來，是一種適當的教育政策；但是若從琴得列之具體的唯心論的哲學自身看來，那麼，能否稱爲與牠相調和的教育政策呢？這實屬疑問。不僅如此，並且他厲行考試制度，在選擇欲升入上級學校之學生的時候，依從嚴格的考試這件事，果與他所謂創造主義、人格主義不相矛盾嗎？總

之，這種教育改革案，從意大利現時的國情看來，確是有意義的舉動，但究竟與法西斯蒂主義的理論是否有一致的關聯，或究竟與教育理論家琴得列的哲學能否不相矛盾，却又確是一個疑問。這些疑問，此地無暇詳細討論，暫作爲我們今後一個研究的課題而已。現在再進述最近意大利教育上之國家的體育運動。

意大利的體育新計劃，是法西斯蒂主義思想運動所直接產生的，並且在意大利國民精神中漸次發展着。自從法西斯蒂主義政治得勢以後，沒有許久，即從一九二二年前後，意大利的當局者們，尤其是上述的琴得列，考究依據於法西斯蒂思想的種種教育計劃，努力使牠具體化。在這些計劃中，最有組織而且最有力的運動之一，就是依從於意大利青年少女所構成的團體之國家的體育運動。這種團體運動，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爲意大利國會所通過而制成新法律，通行全國，並且將從來的諸團體一律統一於新規定所謂 O. N. B. (Opera Nazionale Balilla) 愛國少年團的名稱之下，而屬於教育部的統一管理之下。

意大利現在教育部的組織，大別爲「統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技術教育等之一般教育部」與「包含上述的 O. N. B. 體育部」兩部門。這兩部門都是爲站在同一的地位上的教育部次官所管理。一般教育部是關於早已存在的一般的教育之手段與方法；而體育部是法西斯蒂主義運動所產生的新的愛國的機關——由此在鞏固的國家主義之下教養意大利次代國民的補助機關。

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政治上的教育部體育部門所管理的體育具體方法，是依從一九二八年一月

六日的法令而規定的。這根本的組織大別爲所謂「少年團」(Bailla) 在校外實施的青少年的體育運動與在校內實施的體育事業兩方面；這兩方面是獨立施行的。這樣的在校內外兩方面的體育運動，對於全國青少年施以徹底的身體的訓練；同時，極力鼓吹法西斯蒂主義的思想，使深印於各人的腦裏，以培養鞏固的愛國的精神。

O. N. B. 管理體育官的次官，同時又是 O. N. B. 的總裁，就 O.N.B. 的組織而論，牠屬於體育部，分全國爲十二區，每區各設置地方委員會；在委員會之下，布滿全國的都市與鄉村，幾有四千多的市村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爲體育部內所有的中央法西斯蒂主義聯盟所統轄；在一九二九年未屬於這些團體的團員，達一百八十萬人之多。

又次，就這些團體的財源而論，主要的分爲三種：（一）由政府預算案所支出的經常費；（二）團員會費；（三）表同情於這種計劃的個人或團體的捐助金。

這些團體的設備，在全國都市，建設有一千二百的中央運動場。這些運動場裏面所有的設計與設備，多少不同；但是無論那一個中央運動場裏面，都有競技場、體育館、游泳池等設備。這聯盟除了這些外，還保管有四千多個廣大的運動場，以供團員作用。

O. N. B. 將團員分爲下列各部，再由各部組織聯合會，以司支配之責。  
（一）少年團 (Bailla)——由八歲起到十三歲止的少年組織之。在一九二九年未屬於這團體  
團員之區 分

這等團體  
之財源

這等團體  
之設備

的團員，約九十萬人。

(二) 前衛隊 (Avanguardisti)——由十四歲起到十八歲止的少年組織之。在一九二九年，屬於這團體的團員，約四十萬人。

(三) 小意大利人 (Piccole Italiane)——由八歲起到十三歲止的少女組織之。在一九二九年，屬於這團體的團員，約十五萬人。

除了以上諸團體外，聯合會還組織有類似於“Sea Scouts”的海洋團。在一九二九年，屬於這團體的團員，約一萬六千人。

在這些團體裏面行動的青年男女，模倣古代羅馬軍隊的故技，編為古典的三重隊形。這基本的隊形是由十一人編成的小隊 (squadra)，三個小隊編成爲一分隊 (Manipolo)，三分隊編成爲一中隊 (Centuria)，三中隊編成爲一大隊 (Coorta)，三大隊編成爲一聯隊 (Legio). 又爲使富有古代羅馬之古典的色彩計，對於職員都附以原始的羅馬時代的稱號。在實際上，對於指導或教授這些團體者所以稱爲“Capis quadra”，“Capi manipolo”，“Centurion”，“Senorii”，“Consoli”等，就因於此。

這種少年聯盟爲法西斯帝國民軍的下士官所指揮，少女聯盟爲年輕的婦人所統率。地方當局者對於指揮者的才能、性格、教養等經過再三的考慮以後才始任命。這些團體常在學校放課以後的傍晚或學校的放假日及星期日集合施行團體運動。

這等團體  
之組織

聯盟之指  
揮者

對於入團的少年男女所施行的各種科目，包含有使少年感得興趣的一切活動，例如香檳隊、跳高、滑冰、腳踏車、游泳、遊戲、體操、陸上競技、A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籃球、農事、器械體操、射擊及其他種種運動。又聯盟每年舉行全國各種競技選手選舉一次，其主要的項目如次：

(一) 全意大利滑冰選手權，

(二) 全意大利滑冰選手權，

(三) 全意大利兵式體操選手權，

(四) 全意大利劍術選手權，

(五) 全意大利全運動選手權，這是從十月二十八日起一週間的羅馬法西斯蒂黨進軍紀念祭

上施行的。

(六) 七八、九月間之全意大利香檳。

這種種競技，先從各地方預選，將優勝者出席於國家大會。

以上種種活動，在運動場或體育館施行的；但是除此以外，聯盟還做許多社會服務，例如遇見團員個人的財政有困難的時候，施行自由健康診斷、自由看護等。養育院是為這些服務事業所支持的。又團員為備意外的災難、疾病、死亡等計，多少各自加保險。其他如講演、修學、旅行、電影試演等教育計劃，亦編入於科

這種聯盟所行的最重要的兩種儀式就是類似於三月二十三日的「黑衫聯盟」(Fasci di Combattimenti) 創立紀念日所舉行的儀式，第一種是為祝賀自少年團昇入前衛隊的儀式，第二種是為祝賀屬於前衛隊的十八歲的少年到達意大利正式的黑衫軍而公然為國家擁護之義勇兵的地位的儀式。

體育指導者之養成

復次，O.N.B. 為養成體育指導者計，得設立學校；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設立所謂“Academia Fas-cista di Educazione Fisica”學校一所。這種學校的年限定為六年。凡修了正式中等學校二個學年課程的學生，可以昇入這種學校的特種豫科，修畢與中等學校的最後二個學年有同等程度的學科。凡畢業於這豫科及畢業於正式中等學校的學生，許可入學於這學校的本科，在兩年間受免除體育的課程。凡畢業這種課程而有優異的成績的學生，得為體育醫，並且能夠昇進於以上二年間的課程。這種學校的經營，常為當局所賞讚，其學科能與大學相匹敵。

校內體育

以上所述，是青少年男女校外運動的大要。除此以外，體育部還管理校內體育，實行種種教育計劃，其目的亦在於努力謀兒童及青年學生的體質之向上及國家的愛國精神之教養。

現在學校的體育教師之人數  
在小學校裏，正式的小學教師指導體育授業；在上級學校裏，任命特別的體育教師。在現在意大利的公立學校裏，約有八百人的男子體育教師及四百人的女子體育教師；在私立及教區立學校，男女合計約有四百人的體育教師。凡男女體育教師，都是 O.N.B. 地方活動的指導者或聯盟的專門的體育顧問。

## 之體育運動

在 O. N. B. 本部負有監督管理關於體育科目的責任者，計有部員十二人。這些部員，巡遊各地學校，或觀察，或講演，或刊行印刷品，努力貫徹這趣旨。此外還有監督 O. N. B. 的活動的責任者，地方指導者九十三人；這些指導者同時又有管理他所管轄的學校內的豫定的體育科目之權。

如上所述，意大利的青少年的體育運動與法西斯黨政策相應，而有顯著的發展。對於意大利全部人口四千萬人，有一千萬人是法西斯黨黨員；現在意大利全體學生的約半數，加入這種聯盟，朝夕不斷的努力於身心的鍛鍊與意大利精神之教養。

## 第六節 蘇俄的教育現狀

蘇俄的  
教育與上的  
宗教關係

蘇俄（按現在俄羅斯是在蘇維埃政府統治之下所組織的聯邦共和國，論理應稱之爲「蘇聯」；因此，所謂「蘇俄」，不過是蘇聯共和國中的一部而已。但是現在所以稱爲「蘇俄」而不稱爲「蘇聯」，意欲姑以蘇俄爲代表，而且姑從我們國人的通稱）之教育，我在本書緒論末尾聲明過，擬暫付闕，如待異日再另編專書。但寫到這裏，覺得對於蘇俄的教育現狀完全不提，又非妥當的辦法。因爲上文所述德、法、英、美、意諸國的教育現狀無一不是與蘇俄的教育現狀相對立着的。詳細些說，例如德國，尤其德國的現政府——國社黨政府——的首領希脫勒口口聲聲地以爲他的教育政策是反馬克斯主義的；又如克里克，在他的著作《國民的政治的教育》一書裏揭出兩個假說：其一是「全部在部分之前」（Das Ganze vor

dem Teil)，其二是「第三國家」(Das Dritte Reich)。據克里克的見解，以爲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屬於部分的，而個人的自律主義、人道主義、平和主義等屬於全體；又以爲馬克斯主義的集團主義亦是由主義的子孫而應該歸在部分之列。克里克所謂「第三國家」就是意味着國社黨國家。據克里克的見解，第三國家的特質是有機的國家、有機的經濟及社會組織；一切人類並非同一的，乃是各人有相當的分配。克里克雖則沒有言明這種所謂「第三國家」是反馬克斯主義，但在骨子裏，可以說是爲共產黨所謂「第三國際」這一句話而發的。再明顯的說，這就是「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對立。至於馬克斯主義的集團主義是否如克里克所說，是自由主義的子孫，是另一問題，姑置勿論；但是克里克的教育主張，確是完全爲着反對馬克斯主義的教育思想與政策而發的。復次，就法、英的教育而論，英、法的教育思想與政策雖則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然而牠們一面要預防德國的侵入，一面又要模倣德國的教育制度而形成爲一種國家主義的教育。因此，牠們的結果與德國一樣，亦是反馬克斯主義的教育思想與政策。復次，就美國而論，美國正是一個資本主義最膨脹的國家，當然與共產主義的蘇俄國家絕對不相容。請看牠遲遲對於蘇俄不肯予以承認，直到遠東形勢日益緊張，太平洋列強間的衝突，已大有一觸即發之概，於是美國人爲自己的利害打算計，不得不與蘇俄互相提攜，這樣，就可以想過半了。在美國的教育政策上，雖則與法、英兩國一樣，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自以爲是反馬克斯主義；然而在牠的教育思想上看來，如上文所述，大概採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而不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杜威除外），尤其不願採用馬克斯的唯物的辯證

法，祇談「進化」，不談「革命」，尤其不談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美國的教育思想與蘇俄的教育政策與思想相對立着的。請再看蘇俄的教育學者平克微支對於杜威的教育哲學所批評的話（參考本書第三章第四節裏面所敘述的「杜威的作業教育論」一段話），更可以思過半了。復次，就意大利而論，意大利的教育政策，不消說是反馬克斯主義的。墨索利尼率領法西斯蒂黨員進軍羅馬的當時，豈不是以打倒馬克斯主義的共產黨為標榜嗎？至於牠的教育思想，請看前面所敘述的琴得列的具體的唯心論的哲學，就可知牠明明是與馬克斯或列寧（Lenin）的唯物史觀的哲學或唯物的辯證法互相對立着的。總之上文所敘述的無論德、法、英、美、意諸國的教育政策與思想，都是與蘇俄的教育政策與思想互相對立着的。一句話，這是資本主義的教育與社會主義的教育及國家主義的教育與國際主義的教育之對立。上文既將資本主義及國家主義的諸國的教育敘述過，現在不得不將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的蘇俄的教育現狀追述一下。

蘇俄教育  
之現在  
史料

關於蘇俄教育現在史料，都是歐、美人親赴當地視察所得的報告，散見於各種新聞、雜誌上，很難蒐集成為一種有組織的著作。現在所敘述的史料，亦無非由這些新聞、雜誌轉譯過來。不過因為我們坊間已經有幾本關於蘇俄教育的著作，所以那些著作已經敘述的話不再記錄，以避重複，而祇限於最近歐、美人所視察而得到的資料。

蘇俄教育  
之要點

對於蘇俄的教育現狀，先要說明的，有如次諸點：

一、對於十七歲止的一切兒童，施以社會的一般的教育；

二、熟練職工的準備的職業教育，分爲上、中、下三級；

三、政治教育——爲成人設施的擴張事業；

四、調查事業；

五、博物館及美術陳列館。

關於上述第一項的第一段，即就學年齡以前的教育，有託兒所，幼稚園，及所謂「公共之家」（Common house），這些都是爲從兩歲起到八歲止的兒童而設施的。若依從「蘇聯教育」的本來定義上看，就學年齡以前的教育是關於從三歲起到八歲止的兒童教育事業；三歲以下，由社會教育中央局管理；三歲以上，由教育監督部管理；到了八歲時候，適用義務教育法。

蘇俄教育家中，有些以爲六歲兒童開始受正式的學校教育，不免過早；因此，隨地方的差異，而有種種不同的辦法。在財政貧乏的地方或邊境，無論校舍或教員都很缺乏，所以教育事業往往不能舉辦。有時就是在財政豐裕的地方，對於三四歲所應該學習的事項，亦往往到八歲時候才開始。這或者因爲蘇俄教育家以爲對於就學前教育須要有相當的時間才能夠達到目的的緣故。

在工場都市，尤其在烏拉爾（Ural）地方，爲一般從事工作的母親寄託從一歲起到四歲止的兒童計，設立「托兒所」。這種「托兒所」，對於家庭沒有人照顧的幼兒，給與以優先權。未滿一歲的幼兒不受

蘇俄的  
教育意  
見

自三歲起  
到八歲止的  
兒童

幼兒所與  
幼稚園

什麼訓練，但是受飲食、休息、清潔等的注意。幼兒到達相當的時候，就教以「有關於勞動組織主義的集團行動」的遊戲。幼稚園與托兒所相連絡，或就在附近。其中設有運動場；有時作為工場都市之健康增進的場所，而舉行「夏天幕生活」。幼稚園視地方而異；但在中央部，設有兒童讀書室、美術陳列室，或給與兒童以觀察的機會，或設有使兒童對於知識滿足其欲望之有興趣的場所。在田舍地方，使兒童通過自然而與美的環境相接觸；許多有興趣的事項每每依從野外的草木或他們自身的小花園而施教。

## 練社會的訓

至於社會的訓練究竟怎樣呢？無疑的，牠是帶有政治的特色的。各幼稚園與「少年先鋒隊」（Pioneers）相連絡。所謂「少年先鋒隊」的形式，與普通「少年團」相類似；但兩者間主義是不同的。這是形成少年的善良團體，而以保持廉恥心為主要。他們有特殊的標記——赤襟，有特殊的敬禮與讚歌。他們嗜愛戶外生活，在放假日有遠足旅行，在村落張開天幕，與農夫共同工作。他們到處服務，不辭勞苦。他們大約在十六歲左右，許可加入繼續社會的、政治的教育之青年共產黨黨員。少年先鋒隊與幼稚園的上級生相集會，討論他們所能夠理解的地方問題。這就是十月黨，即共產黨的幼年團，是年齡到達六歲者的分內之事。少年先鋒隊在工作上固然為命令所驅使，但是全然出於自身的動作。十月黨是幼稚園的名譽組，將來共產黨黨員的基礎就建築於此。這樣的訓練是社會教育之必要的部分。至於幼稚園的維持費究竟怎樣呢？這依從工場行政編入預算內，而稱為「教化資金」。這理由在於一切產業為着勞動者計亦應當包含有教育與休養的設備，並且更進一步推及於他們的家族。因為母親們能夠享受關於為兒童幸福計所必

要的飲食、休養、衛生等上的貴重的知識，所以成人教育亦可以是從就學前教育開始着。在實際上，一般母親者們都歡喜聽從種種的命令。

革命前後  
數的幼稚園  
之比較

根據斐的亞維斯基（Vera Fedyaevsky）的著作，革命前的蘇俄，除了莫斯科、列寧格勒等的極少數的公立幼稚園外，祇有些私立幼稚園。但是革命到臨的時候，幼稚園佔有新的位置了。就學前教育人們認為國家的重要制度。包含於公共教育監督部的工作之中，並且將幼稚園教育強迫施行。現在蘇俄，有一四三七所幼稚園，有七二、四七八人左右的就學兒童。但是在百分比上看來，這還不過佔有全國就學兒童百分之一而已。

工場幼稚園

都市的工場幼稚園是爲勞動者的兒童的利益而設的，分布於有製造設備或工場的都市的郊外。勞動者的兒童，在終日中，利用這種幼稚園——從早晨七時或八時起到晚間五時或六時止。在一般上，工場與工場幼稚園間互相連絡。工場不但對於幼稚園負有財政之責，並且關於組織亦保持連絡。各幼稚園有會議，在教師及兩親外，還包含有勞動者委員及代表工場組織之團體單位。教師與兩親互相協動，以鞏固幼稚園與家庭間的相互的信賴與尊敬。這兩者間之密接的交涉，依從各個人的信託、教師父兄會、家庭訪問、兒童作品展覽會及幼稚園與工場俱樂部所舉行的紀念日而證實的。母親訪問學校的時候，她可以習得兒童管理法，教師告訴她對於兒童所應該注意的事項。又爲母親計，將兒童的健康、教育等問題刊行一般的雜誌或小冊子。

就學前的工作之原則

至於就學前的工作原則有如次的幾項：（一）兒童的健康改良，（二）勞動協力、修養、攝生等的習慣的培養，（三）使兒童的思考法成爲實現的或實際的。就學前教育之存在的基礎，可以說是依從各個兒童的能力之集合作業。兒童先從「自助」這件事學習起，例如紐扣、脫靴、穿衣等方法。復次，逐漸加以社會上的有益的工作。在兒童亦有許多應負的任務，例如洗滌盤碗，拭刷房屋，掃除塵埃，助理廚房等等。夏時，他們在菜園工作。這種種服務，適應兒童的年齡而加以變化。對於自己工作的責任感，使兒童逐漸發展。兒童理解勞動的分類，就着衛生、家政、博物等問題，組織作業團體或委員會。這樣，他們在幼稚園中完成自治的基礎。兒童亦有集會，在這種集會裏，作種種議論，而努力將新兒童導入於近代生活。其方法有如次三種：

（一）使兒童熟知成人的工作，尤其是幼稚園所附屬的工場工作。在夏季，使他們熟知農事。

（二）使兒童與少年先鋒隊或童子軍發生強固的關係。即少年先鋒隊訪問幼稚園，幫助兒童修繕玩具，或教兒童游戲，或互相談話。

### （三）使兒童參加國民紀念祭。

幼兒訓練之方法

將革命時負有人望的指導者的肖像掛在壁上；各幼稚園裏設有祭拜列寧的房屋。兒童在國民紀念祭以前，預先聽講談話；當日，乘裝飾的汽車，巡遊都市。

在上述的就學前教育之次的，是第一學校。牠收容從八歲起到十二歲止的兒童，授以四個學年的課程。學科目以初等程度爲主，但處置方法與幼稚園不同。具體的說，就學前的基本是遊戲，但第一學校以與

第一學校

教師之工

遊戲相結合的作業爲基礎。兒童依從他們自己的興趣組織團體，着手自治。「他們是社會的存在」這種自覺，在他們的集團遊戲之中就有所發達。現在還實行着「道爾頓制」（The Dalton Plan），但是爲謀適合於蘇俄的必要計加以修正的，而改爲所謂「實驗室探究制」（Laboratory research plan）或「動作制」（Action plan）。教師先說明所研究的課題，在未開始工作以前，先將素材對學生加以詳細的講解。有時研究近鄰的衛生狀態、戶外的自然課業，或由他們的周圍生活所暗示的題目等。

對於無論何種題目的觀察，先從兒童自身的環境所得知的事項出發。書本是極少的，所以教師從這種方面蒐集材料，自行施教，自行組織。教師的工作，驟然看到，似乎是很少的；但在另一方面看，或在實驗室，或在教室，或解答問題，或討究「團體課題」（Group subject），是十分忙碌的；又依從兒童的要求，不可不從事調查。爲促進「實驗室制」的成功，教師又不可不受相當的訓練。因此，政府有時開設暑期講習會。此外還有所謂「模範學校」，是爲牠的周圍的學校而設的，大體對於每二十五校設一個模範學校，每地方各有一所。教師的教養程度亦不免有很低的；但在指導者中的教師，亦確有能依從實生活使學校成爲社會上有益的機關的。在蘇俄，屬於共產黨黨員的教師祇有百分之一。

蘇俄學校對於學生成績審查，決沒有與別國一樣，用分數或點數去刺戟學生。教師或同學對於研究的方法或優異的勞作表示認許這件事，就是一種刺戟。至於學年的長短，在村落，以一二〇日至一四〇日爲原則，以一七六日爲例外；在都市，以一八〇日爲原則，以二一〇〇日爲例外。

學生的成績之審查

華虛朋的  
調查

據美國華虛朋 (Carlton Washbourne) 的調查，這種第一學校的四年學校是爲從八歲起到十一或十二歲止的兒童而設的。這是蘇俄的一般學校。各村落幾乎都有。大多數的兒童（佔全體兒童數百分之七〇——八五）至少通過三年或四年間的學校教育。

### 第二學校

其次是第二學校，這是三個學年課程的學校。在這上面，更有二個學年課程的學校。但是這是未曾普及的。在農村，不受第二學校的教育的實在不少；在州方面，亦有僅受三個學年的第二學校教育。預算是由政府與地方資金而成立；對於貧窮的學生，供給以靴、衣服等。教育監督部之主要的工作，在全蘇俄施行九個學年課程，但是這是極困難的。教授方法與下級相近似。書本是很少施用的，掛用的地圖或海圖等亦有靠學生的手而畫成的。材料由教師蒐集，差不多都是實地施教的，伴着課題的進程，團體的指導由能夠從事於特殊作業的教師給與。換句話說，教師是對於特殊題目的實驗室之指導者，他伴着題目與團體的進程，繼續着自己研究與自己調查。在實際上，這是實驗學校。這種學校，在別國雖亦有成立的，但在蘇俄，牠的勞作是大規模的，幾乎完全拿牠來代替普通教授法。凡使學生不可不遵守的嚴格的規則是沒有的，但依從那種要收穫將來的好結果之制度或給與以變化這些事，在教師與學生間有協力合作擔當這些事之責，教化處擔任監督團體工作、讀書室、壁上新聞等之責。至於政治方面，在少年先鋒隊的統制之下，有時且受在少年先鋒隊之上的所謂「青年共產黨」 (Comsomole) 黨員的指揮。凡畢業第二學校的學生，

大致能夠有選擇特殊作業的能力；並且，爲教師所提示的課程，無論何種，這些畢業生都有繼續研究的能力。私立學校是被禁止的。第一、第二兩種學校，對於一切階級，一樣地開放。

義務教育，因爲學校教師的不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未曾實行過；但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漸漸開始實行。到了今日，就是要受高等教育的志願者亦漸漸增加。學校的發展與教師的養成這兩種計劃是並進的。

社會的一  
般的教育  
計劃

社會的、一般的教育上的計劃，包含未成年者之立法上的保護、都市流浪兒及有心身缺陷的兒童之照顧等事。這樣龐大的問題，因爲物質之貧乏的設備，到底不能夠得到滿足，這是蘇俄有心的人所最擔憂的一個課題。然而他們不顧一切，祇管立定計劃，對於所有的障礙盡力驅除。以前我們不得而知，據一九二八年的統計，流浪兒大約減少一二五〇〇〇人左右。爲這些流浪兒計，設立特別的房屋。這種房屋的設備很好，且饒有興趣，可說收到莫大的成功。在冬時，這些房屋，因嚴寒而爲人所住滿，一到春暖的時候，他們才漸漸離開這些房屋而他去。

第一、第二  
學校之經  
費  
職業教育

第一、第二學校每年所費的教育經費爲各共和國所擔任，政府規定佔全部教育費中百分之十三。現在再敘述職業教育。蘇俄的職業教育分爲上、中、下三級。在下級學校中，有些是與工場相聯絡的，其目的在於準備熟練的職工。課程從二年到四年，兒童在十四歲時入學，半日在學校學習，半日在特殊工場工作。有些地方的辦法，與徒弟制度相似，在特殊職工的指揮之下施行。這是半課程的制度，即半日在學

校學習，半日在監督之下從事工場的工作。這種計劃，進行非常順利，因此，學校數亦逐漸增加。至於課程內容，隨着與學校相聯絡的工場的型態而不同；然而一切學校都有俄語、社會生活等科目，並從身體訓練以施行一般的訓練。

中級的職業學校

中級學校與工場不發生關係，而與礦山、農業或其他生產企業相聯絡。這亦是在一定的時間中，一半從事實際上的作業，一半從事一般的訓練。這種學校是為小產業計劃供給勞動者的場所。

上級的職業學校是高等專門學校。入學的必要條件是修了七年乃至九年的第二學校課程或具有同等程度的知識。其目的在於養成熟練的農夫、醫士、新聞記者、雜誌編輯者、藝術家等。課程從三年到四年，應學生的需要而不同。大部分是在實際作業。在訓練上，以養成學生有責任心為主。他們參加學校行政或注意學校之學的立場與維持。在社會科學、社會生活的研究以外，還須通過青年共產黨的工作，對時事問題加以議論，對於關係國家之世界問題亦時加研究。他們的敏捷，對於周圍一切事情的關心，及處理事務的能力等等，都很可注意。這種高等專門學校是“College”程度，收容大約十八歲左右的學生，設定特殊科目而加以訓練。大學（University）是施行“College”程度之一般的教育場所。其中學生有檢疫官、有教育家、有鑄夫、有金屬工、有鐵道員等。

政治教育是對於成人之擴張事業，包含專門學校、大學乃至研究院（Institute）等。其目的在於供給一切方面的專家。研究時間定為四年或四年半，將來或改為五年。入學試驗是在高等程度教育機關

裏施行的。以前對於一切人幾乎沒有入學的餘地享受入學優先權的第一是勞動者其次是農民最後是商人。但自從一九二七年九月以來試驗得到最高點數的不拘階級都許可入學以前除勞動者與農民的子弟以外不得不繳納高額的學費；但最近就是商人階級的子弟亦無需繳納學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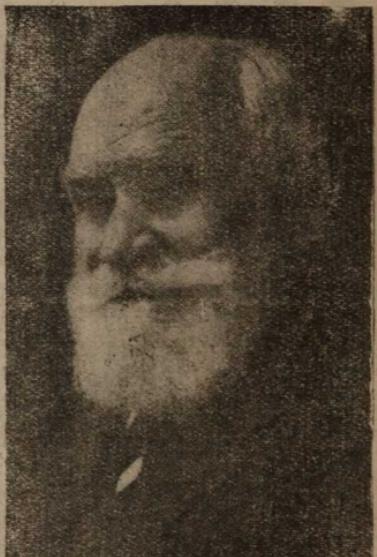
政府對於不能支持生活的學生給與費用但這是極少量的每人每月不過三十五盧布而已。政府規定對於昇進“College”的能夠得到這補助；但實際上大約百分之六十五是受着補助的。如果作業的實施方面是商店或工場那祇支給半額。學生大多數是貧窮的在嚴冬沒有皮衣穿而用與夏天所穿的綿質相同的材料。一切高等程度的專門學校牠的計劃從作業的型式而定或採用研究院（Seminar）的形式或採用實驗室制度（Laboratory system）。對於入學者要求須有某種程度的實施作業而且這是通過全部課程的。如果學生從實業方面來的那麼他不是職業組合的會員就是經人推薦以後才許入學。所以學生幾乎全是職工組合的會員就是新聞記者、雜誌編輯者或美術家亦各有自己所加盟的團體。學生一律參與學校的全部生活對於學校經濟問題的解決亦與以援助。學科課程由學部委員會與特殊部編成並且為由特殊部所選定的同數的學生所選擇。有些時候即使與學校沒有關係的人亦得參加。其他許多委員會都在學生的統制之下由學生組織的委員會有調查各個學生究屬某部之責。俱樂部委員會有計劃一切社會的集會之責並且包含競技。蘇俄學校的競技不像別國學校屬於競爭的目的而是提高全員之身體的標準。他們對於像美國式的大競技是沒有興趣的。在他們看來祇有日常生活才是真實的工作。

學級之組

作。並且，在他們看來，“College”並非對於生活的準備，乃是生活自身之強有力的一部分。在學校畢業與社會服務之間毫沒有什麼空隙，學生祇不過將既開始的事業再拿到社會裏面去繼續進行而已。

在蘇俄，一切以必要為原則；如果遇見不必要的事，就毫不吝惜將牠拋棄。所以在蘇俄，形式的「智力測驗」，不甚為他們所重視，當然，在許多教授們中，亦有人對於「智力測驗」有極深的研究而感到興趣，但是這或者因為「蘇俄主義」是與其重視遺傳寧可重視環境的緣故。在“College”裏，所有學級是應入學時的能力而區分的。對於學生的課業，有紀錄保存，但是沒有點數，祇有「可」或「不可」的評語。每一種課程祇許複習一次；否則，當作落第看待。紀錄卡片，祇作參考之用，遇必要時亦可交給學生。社會之側面的研究，依從各學年的團體而施行，到研究有了結論的決定為止；就中如有有價值的事物，再由全體去研究。關於近代教育的書籍，多為學生所閱讀，而在教師間加以適當的討論。

蘇俄的高等教育大概是專門的，所以不顧純粹科學或自由學藝（Liberal arts）。這是否有弊害，固是另一問題；但在他們，不承認西歐所謂「純粹科學」。在他們看來，凡稱為科學，都是由生活的必要與要求而發生的；這並非功利的意味，而是社會的意味。社會的需要各種各樣，不但要有教師、教育家、經濟學者，並且還要有美術家、音樂家那樣滿足美的要求專門家。心理學並非當做心理學去教授，而寧可根據帕華洛夫（Iwan Petrovitsch Pavlov, 1849—）的著作，將牠當作「反射學」（Reflexology）去教授的。論理學不成爲獨立科目，而與教育心理學相聯絡，放在教育學研究所（Pedagogical Institute）去教授的。



I. P. Pavlov

授的人文學是同着莫斯科大學的人種學一併放在哲學科及列寧格勒大學的語學科裏面去教授的。哲學與文學比之西歐更分化。這就是因為在蘇俄，與其依從西歐所共通的「觀念論」的見地，寧可依從唯物的辯證法或辯證法的唯物論出發，而教授西洋、東洋、西斯拉夫的哲學或文學。這亦適用於歷史教授，不過加以多少強調的變化而已。在蘇俄，歷史是完全從唯物史觀的概念出發，以爲全部世界史不外乎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北美合衆國的革命，在他們看來，亦可以用經濟運動去說明的新蘇俄注重近代，認近代史與勞動者、農民及他們的問題有關的。

凡對於學校教本的選擇，受教授團的制御。他們對於引渡到學生的手裏的一切資料，都要慎重調查。這研究，不問是政治的或哲學的，如果有毀傷「共產主義」一律爲學校所禁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經費佔全總額百分之三十。其他共和國與牠相比大致相同。

學生中究有多少共產黨黨員，不容易知道。因爲凡要作共產黨黨員，須見習二年，或研究黨組織，或出

席種種集會，要費有相當的時間。在二年見習的時候，如果對於重要的見解沒有心得，那不能夠充作黨員。青年共產黨是學生所屬的共產主義的組織。

## 擴張事業

“Rabtacs”是成人教育的擴張事業的一部。這種組織，除了爲成人而設立的勞動大學或夜校相似以外，是蘇俄特有的組織。其目的在於對未曾受過教育的勞動者施以一種教育。此外牠還可以供作專門學校及大學的準備學校。爲工場直接送來的，就在這裏面受教育的勞動者，必要條件是從事過三年農業或實業的勞動者。這種學校分爲晝夜兩種。凡出席晝間學校的受獎學金。學科目依需要而定。學級是很小的，遇必要時，有爲個人作業設置的場合。在“Rabtacs”採用實驗室制度。學生應着各自的利害關係，加入各種職業組合。最好使他們早成爲有資格的勞動者。就中亦有欲受更高程度的訓練，以繼續得到有責任的地位之學問。學生的統制，在這裏面，亦與高等專門學校或大學相同。

成人教育  
之目的

更進一步說，成人教育的目的，在於減少失學者。在蘇俄全部人口中，農民佔百分之九十，其中半數未曾受過教育。在最近四年以內，對於農民，很有希望。無論何人在三個月內，必須出席學校學習簡單的讀書、算。鄉村學校的教材，盡力聘請爲那地方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來教授。無論圖書館、讀書室或俱樂部都爲這個目的而設立。在一般的初步知識以外，還教以「共產主義」原則。在給與以涉及各方面的一般的知識的時候，將有興趣的各種繪畫名信片揭示在容易使人注目的場所。在最近，更利用電影及無線電傳播關於一般生活的知識，又在各地方設置模範農場，使農民了解依從新的方法可以增加收穫。

在勞動者與農民間，壁報同樣地被採用，有時更應用美麗的線畫及有色彩的美術品。這種新聞包含有地方新聞，關係於蘇俄的國際事件，及如何使人盡忠於共產黨等事，有時亦偶然雜以談話。這種新聞的型式，視發行地方的情形而異。這些成人教育的總管理權屬於政治教育中央局。

## 研究事業

在所謂「研究」(research) 的部門之下，有類似於別國大學的研究院。這種工作，有些是獨立的，有些與大學院 (Institute) 相聯絡。各方面的專門家，常常從事於有關係於政治上的問題或科學的研究。凡正在從事於同一方面的研究的學生，亦有時受了他人的委託去做較細密的工作。

美術陳列  
所及博物館

在美術陳列所及博物館裏，陳列着許多美術品與其他各物，聘有技術方面的專門家，對於美術陳列所或博物館有興趣的人們擔任說明所研究的課題之勞。革命以來，所有藝術品都成為公物，所以一律開放。這是蘇俄最著的特色。

從前貴族的邸宅，全部為這種目的而被沒收；在這裏面，不但作為美術或科學各部門的陳列室而且就着健康、母親之道、幼兒的生活等這樣的社會的重要事業，蒐集許多關於教育上的種種材料。蘇聯共和國現在有四百七十六所博物館。多數美術紀念物作有組織的排列。無論對於專門家或饒有興趣的勞動者，都加以極注意的研究。這博物館的管理權屬於國民教育委員會。

學校教師的薪俸，比其他大部分勞動者的薪俸為少。除了在大產業的計劃上所必要的少數專門家以外，像美國教師那樣的多額的收入幾乎是沒有的。但每三年進級一次，增加薪俸。此外，又視經驗與訓練

## 教師之薪俸

的不同而施行進級。已經結婚的女教師，在分娩的時候，支給薪俸，並取得六週間的休養。

出版事業 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事業之一所謂蘇聯統一報（Soviet Union）的國立出版局，亦包含在教育計劃之中。在這裏面，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二年間，除了社會科學、政治學等書籍以外，同樣地開始刊行一般文學作品及自然科學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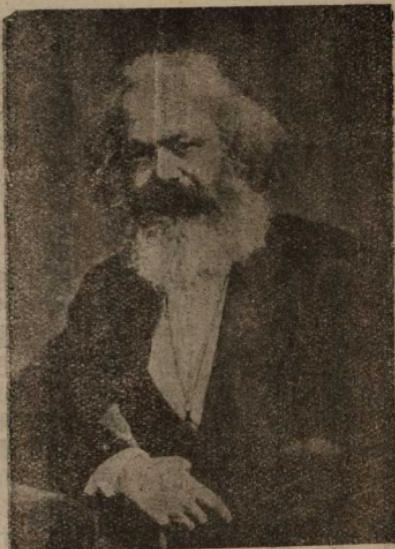
女士對於蘇俄的新教育之所見  
美國勞次女士對於蘇俄的新教育之所見

以上所述，是蘇俄教育現狀之輪廓的描寫。這些史料，大部分採取自一九二八年美國學校雜誌十月號（The School Review, Oct., 1928）所揭載的勞次女士（Ona M. Rounds）的俄羅斯的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 in Russia）一文。勞次女士在一九二七年夏，偕同學們訪問蘇俄。這文就是勞次女士在歸國以後所紀錄的訪問記。據勞次女士所說，這文的主要材料，是參考一九二八年新時代一月號（The New Era, Jan. 1928）所揭載的蘇俄的少年先鋒隊教育（Pioneer Education in Russia）一文。這些史料既然不是一二人的主觀的考察，當然具有確實性。同時，這些史料雖則是一九二八年的記錄，然而蘇俄的教育，在大體上，沒有多大的變更，至少限度，可以當做自革命以來的教育狀態看待。又勞次女士除掉上述的記錄外，對於蘇俄教育還有若干感想，現亦補譯於左：

蘇俄之將來

蘇俄的將來，是負在蘇俄的青年的身上。我們敍述蘇俄新教育的種種企圖的時候，有好幾次撞到工作、勤勉、勞動、勞作、作業、事業等文詞。實在講，蘇俄是勞動者與農民的國家。在這種不勞動就沒有獲得麵包的權利之國家，以勞動為重，乃是當然的事。他們是怎樣的將勤勞的精神活潑地應用於政治及教育上呢？

成人教育不消說，就是從就學前兒童起一直到大學止的教育，亦是一貫地認勞動為極重要的。蘇俄教育的基調在於勞動；所以我們如果從西歐及美國的教育學的理想去理解蘇俄的教育學，那是不可能的。並且，蘇俄的教育學亦非依從歐、美教育學的一部分的變形或轉置而設計出來的。蘇俄的教育完全受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所支配。在蘇俄教育所有的部門上，



Karl Marx

都反映着蘇俄的社會。所以我們對蘇俄的教育祇容許或否認一部分，那亦是不可能的。假設我們要容許或否認牠的話，那麼，我們不可不先容許或否認牠的基礎的理論。蘇俄的全部教育目的與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概念共同地存在着的。蘇俄的教育

亦是決不可缺少的，所以蘇俄的教育學，同時又是勞動者的教育學；牠不主張為一般人類計的教育，而是公開地主張一階級的教育。勞次女士更從尼林（Scott Nearing）所著的蘇俄的教育（Education in Russia）一書引錄如次的一段話，以作結論。尼林說：「……勞動者及農民的子弟，並非與從前一樣，為脫離自己所屬的階級，出人頭地，成為有知識者而去進學校；乃是加入於他們自己所屬的階級之有組織的

我對於蘇俄的教育之意見

前衛，而成為勞動者中之有價值的共動者或同僚。因此，人類之勞動及其機構的研究，橫在一切問題的基礎之上。」勞次女士除引用尼林的話外，還參照蘇俄憲法，以為牠對於「勞動」（labour）一語的解釋，並非依據普通文學的意味，乃是定義為「生產的社會上有效的努力（effort）」。

這是勞次女士對於蘇俄新教育所懷的感想及其所下的結論。勞次女士以為蘇俄的教育學並非依從歐美的教育學的一部的變形或轉置而設計出來的，而是完全受馬克斯主義的概念所支配，這是很對的。請檢讀本書第三章第四節裏所敘述的蒲龍斯基的作業學校論，亦自會了然的。勞次女士以為設使我們要容許或否認蘇俄的教育學的話，那麼，我們不可不先容許或否認牠的基礎的理論——馬克斯主義，亦是很對的。請看德國的希脫勒及意國的琴得列對於蘇俄教育的攻擊，無一不先表明反對馬克斯主義，亦會了然的。現在我們姑不問希脫勒、琴得列等對於馬克斯主義有無誤解；例如他們站在社會方面的時候，以為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機械的集團主義，而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是理想的社會主義，站在個人方面的時候，以為馬克斯的個人主義是自由的個人主義，而他們自己的個人主義是自律的個人主義，這些論調，是否合理，亦姑置勿論；但是他們反對蘇俄教育的前提，首先徹底推翻馬克斯主義，不留什麼餘地，這亦未始不是「擒賊先擒王」的一種辦法。現在我們姑又不任這兩方面的見解之調停者或裁判者，祇要將這方面的見解之基礎的理論再檢討一下。馬克斯主義是從經濟的觀點而出發的，在本質上，他以為一切社會問題之最後決定的要素是經濟，所以他對於教育的理論，亦同樣地注重於經濟，要在經濟上謀整

個的社會問題之解決。他的教育理論的第一着就是謀教育與勞動的結合。他似乎以爲民生問題一經解決，人人都會勞動，人人都不致「不勞而獲」，那麼，人人就會互相團結，人人就會互相平等，用不着再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因此，蘇俄的教育，除了勞動教育外，無所謂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教育；即使有的，亦不過將牠當作「括話」看待而已。至於希特勒與琴得列呢，他們的主張是從國民的觀點而出發的，在某種意味上，是從政治的觀點而出發的。關於這點，在前文第一、第五兩節裏已將克里克與琴得列的教育思想說明過，恕不再述。現在爲補充計，再由最近德國國社黨的教育學者伯克（Friedrich Alfred Beck）在一九三三年所刊行的《從國民社會主義之理念敘述到新教育之精神的基礎》一書裏面摘譯幾句。伯克以為國民社會主義是由政治附加以特色之一般的精神的生活原理。所以國民社會主義並非單純的政治上之秩序機能及構成機能。不僅如此，牠並且不是新經濟關係之統制者或創造者，乃是將「重點置在政治上的共同體之觀點而出發」的生活之綜合的新見解及綜合的構成。當然，伯克這幾句話不是從來的民權主義——德謨克拉西——的意思，乃是以理念爲中心國民社會主義的意思。他自己又說過的話：「我們對於那種空想地重視政治之力爲國家至上主義、立憲主義及非常命令是很可憐的。在國民社會主義的思想上，國家不過是國民生活之保護者而已。國家自身並非創造的，而是包含依從國民之創造力而出發的生活。」由此，可見伯克雖則以爲國民社會主義是由政治附加以特色之一般的精神的生活原理由，但是他所謂「政治」並非民權主義的政治，乃是國民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政治。這無異於克里克提出

一個所謂「國民的政治的教育」的標題一般。不過伯克或克里克將教育的重點置在政治上，所以我覺得牠若與那種將重點置在經濟上的馬克斯主義教育相比較，那麼，可以說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因為兩者的出發點不同，所以兩者的教育亦互相歧視。但是在另一方面看，蘇俄與上述諸國的教育所以互相差異，亦未始不因為牠們的地位不同。具體的說，德國不消說起，牠目前正在國勢危急之秋，非先謀國民的團結不可；至於經濟問題、民權問題還在其次，所以牠有講「民族至上主義」的必要。至於其他各國亦有同樣的狀態，例如法國防備德國的復仇，英國預防屬地的革命，美國解決人種問題，意國圖謀民族復興，這些都是牠們的第一着，所以牠們的教育不得不講國家主義的教育。至於蘇俄與他們相較，有點不同。在內部，蘇俄的民族雖非一系，然而決沒有像美國人種的那樣複雜，所以容易團結；在外部，蘇俄的邊境雖亦有虎視眈眈的國家，然而沒有像德國國勢的那樣危殆，所以亦容易自衛。因此，蘇俄民族的前途，不成什麼問題。至於政治問題呢，因為蘇俄人民向來處於沙皇的極端的專制政體之下，革命政府以推翻從前的專制政體為目的，所以牠目前雖則還是一黨專政，似乎給與人民以多少的不自由，然而牠能夠處處為人民的利益着想，例如教育機會均等就是其一端，祇要牠肯徹底做去，不久當有使全體人民得到完全的平等自由之一日。因此，蘇俄的民權的發展，亦不成什麼問題。目下所成問題的，祇限於經濟方面，因為蘇俄的國家向來是大地主制度的國家，這種制度又有悠久的歷史，所以非用大力去打破牠不可。在打破牠以後，又非有大規模的計劃去設計經營不可。牠的先後兩次的「五年計劃」，就因為此。所以蘇俄教育為着這